



三十年來歐陸霸權的角逐

周還

一 小引

三十年來歐陸霸權的角逐，換句話說，便是法德的競霸。自然，像英吉利、俄羅斯和意大利多是歐陸舞台上主要的國家，談到近代的國際史，決不能把他們忽略過去；不過，英吉利一貫政策，是在維持歐陸「均勢」局面；俄羅斯因地處遼遠，對於歐洲，鞭長莫及，尤其戰後的蘇俄，因為主義的不同，對於歐陸事務，不盡過問；而意大利本屬次強，自蘇索里尼握權後，始有問鼎中原的野心。所以在三十年來的歐陸，德法兩國，不失為主角中的主角，縱橫鈞拒，有如吾春秋時代的晉楚，兩雄不能並立。

外交史上時代的劃分，雖然可由史家自由決定，但也有個標準，例如歐洲近代史的開始，是從維也納會議算起。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會議，當然又是一個新舊時代的嬗蛻期。此處所講的「三十年」，是僅就最近三十年中歐陸事實的演變，以德法為主，而加以敘述和評論。因為一九〇四年英法聯結，是法蘭西擡頭的基礎，在德法競霸中，當然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國際大事，本文便從這年算起。在三十年來，大戰是一個轉

捩的大關鍵。戰前十年餘，是德國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時期，大戰迄今，則又為法蘭西盪氣迴腸，志得意滿的時期。一盛一衰，儘足供人興感無窮！

二 聯俄妥法孤英的大陸聯盟

德意志自一八七一年戰勝法蘭西，完成德意志帝國民族的獨立，而又聯奧聯意，為三國同盟的主宰。在二十世紀開始時候，正是勢力彌滿，隱然站在歐陸霸主的地位。但是德國也明知歐洲各國，對他嫉視，不能不從外交方面努力，藉以保持已有的權威。就當時情形而論，法國元氣未復，暫時沒有報仇雪恥的能力。德國所最不放心的，却是英吉利。德英有甥舅的親誼，威廉第二本主親英以抑俄法。然而英德畢竟以兩國利害關係，不能堅固的結合。第一德國經濟迅速發達，在世界各地輒與英國衝突；第二威廉第二以德國大海軍的創造者自命，和「超於兩國海軍」的政策不能相容。英王愛多亞第七嘗說：「吾甥並不是一個君子，」所以在他踐位以後，便打破向來英國所標榜「榮譽的孤立」政

93780 策，而急急忙忙，尋求與國。一九〇二年的日英同盟固然是對付俄國，而一九〇四年的英法協定，却是注射到德國了。此項協定，僅為解決兩國

間的懸案若干起，並不是一個軍事同盟。然而英法接近的動機，係以對德國團結為主要點。德國不能在事前阻止，便是德國外交的失敗。為挽救此項失敗，並為打破英法團結起見，德國便想出聯俄安法以抗英的一條計畫，也就是世所稱為威廉第二的『大陸聯盟政策』。

機會剛巧給予威廉第二了。日俄戰爭時，俄國艦隊在北海槍擊英國漁船一案，英俄的空氣，驟然緊張。威廉便修書俄帝，表示聯俄抗英計畫。俄國的覆書，却主張德俄法聯合一致，以打破英日卓越的地位。德國雖然不願聯法，然為敷衍俄國計，不能不接受此項主張；而且法國如果加入，英吉利在歐陸方面，乃真是孤立無援；所以德皇也欣然答應。

當時德俄兩國的元首，非常親密。德皇稱俄帝為『Niky』，俄帝稱德皇為『Willy』，雙方似乎確有接近的可能。此項聯合計畫，是由俄帝於一九〇五年在 Bjorkoe 簽訂，原是一件秘密文件，直至蘇俄共產黨握權以後，而始發現。條約中的主要條款為：

第一條 假使歐洲某一國家，對於兩帝國之一攻擊時，其另一訂約國家，當以海陸軍全力援助。

第二條 訂約國家約定對於共同敵國，不單獨媾和。

第三條 此項條約，在日俄和約訂定時，發生效力。以後廢約，當於一年前通知。

第四條 此約發生效力時，俄帝應速採取必要的步驟，通知法國，並請法國加入協約。

約中所謂歐洲某一國家，無疑地是指英國而言。俄帝願意簽字於此項條約，亦即在此。然而法國對於此事，却深不願加入。法國閣揆 Rivier 對俄使 Nelidof 說：『法國已有俄國同盟，並不願再參與其他任何計畫。』法國更斬釘截鐵答覆我國：『與德國協約為不可能……國民不允許與德為較密的接近。政府是不能不尊重國民情感。』俄國宰相 Lansdorf 伯爵，對於此約，最不放心，他曾說：『德國的目的，無疑地是在破壞法俄同盟，並在孤立俄國，而使屬於德國。如果法俄同盟破裂，真是一件大不幸事。無論如何，不當犧牲於一個可疑而且不易實現的計畫之下。』俄帝嗣亦覺悟此項協約的不妥。而且，俄國內部紛擾，需要法國款項的援助；同時，法英密切，使俄國在亞洲的利益，愈益危險。俄帝乃復向德皇陳述，須加：『第一條在與法國戰爭時不能適用。而且相互的約定中，足以牽制俄國者，必須在三國協約以後，方生效力』的附文。德皇以為假以時日，必能使俄皇心迴意轉；嗣又獲得俄帝電報，始知事已大僵，附文係屬間接的解約。

一九〇七年兩國外長談及此項問題，俄外相 Tsvoliski 以俄帝訓令明告德外相 Bulow 謂：『Bjorkoe 密約不生效力。』德外相亦並不反駁。於是德皇威廉第二保障德國在歐霸主的企圖，遂告失敗。

三 近東與摩洛哥的進攻

德國的抗英計畫未能奏效，而英俄的協約，却反簽訂。這種外交關係的轉變，真使德國遭受莫大的打擊。其中的撮合人，無疑地是與德競霸的法蘭西。

當一八九一年俄法同盟告成，俾斯麥便有『俄法相聯，吾德其能肝食』的憂慮。一九〇四年英法協約，法國的人民，莫不眉飛色舞，認為從此可以避免孤立的危險。然而英俄如不能聯絡一致，尚不能對抗三國同盟而推翻德意志在歐陸的牛耳地位。所以法國於此事，是以十二分的願意，促其實現。

俄國方面，在日俄戰後，似亦深知休養生息的重要。他已決定暫時拋棄在歐洲以外發展的貪慾。假使俄國真個決心暫時拋棄他在波斯地方樹立的勢力，假使他僅僅在中亞方面維持他防禦的勢力，英俄向來在亞洲的爭競，已可告一段落，而有接近的可能。

至於英國，他並不是不明白威廉第二的『大陸政策』，已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間想竭力成功。自然，也希望把英俄的惡感消滅；以便專心對付咄咄逼人的德意志。英俄結合後，萬一英德發生戰事，有俄國的艦隊，以牽制德國，更是英國的便利。況且，英法既經聯結，對於同盟的同盟，也不能採取敵對的政策。Edward Grey 這樣說過：『在他的眼光中，英俄聯合，是直接補足英法的結合。』

一九〇五年十月間，兩國已開始研究雙方衝突各點的大體解決辦法。翌年五月 Grey 爵士乃訓令駐俄英大使 Nicolson 爵士以解決計畫，交於俄外相 Tsereteli 當時俄國軍界，尚多異議，卒以俄外相的堅持，始於一九〇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在聖彼得堡正式簽字。

此項協約，除解決阿富汗西藏問題以外，尤其注意於波斯，因為德國正在懷念着波斯國內之鐵路銀行市場等，而在他的西部推進。英俄兩國當然不願此後起的德分其杯羹，於是相互約定，一面在序文中依舊『尊重波斯的獨立和完整』，以緩和波斯的民氣；一面却老實不客氣平分波斯，置於自國勢力範圍之下。於是英俄在波斯經五十年的苦爭鬥，居然一旦和解，兩國在波斯建立經濟的共占，而把其他國家，尤其是德國的野心，完全排斥。

俾斯麥嘗喻英為鯨，喻俄為象。此兩種龐大的動物，居然聯結起來，是使英俄在歐洲政治，已有接近的機會。并且英法協商之後，又有英俄協商，在歐洲三國同盟外，另成一個集團。從此以後，德國便喪失其在歐陸的優越性，而有不能任意支配歐陸的苦痛。

然而德國畢竟不肯示弱，於是又轉變其方向，在近東及摩洛哥兩方，施展其力量，擬用威脅手段，以脅懲俄法。

德國想在近東方面，擴展其勢力，最重要的政策，便是聯奧以為己用。當一八六六年大勝奧軍以後，威廉第一，本欲直搗維也納；然而眼光敏銳，計慮深遠的俾斯麥，却不欲在德奧間造一永滅的創痕；且欲特為羽

93782 翼，向近東進展，遂毅然迴轉威廉第一的雄心而與奧議和。自後德奧之間，邦交益篤。一八七一年德奧同盟訂結，翊年，復有三帝同盟，薩多瓦的

恥辱，在奧方已如冰雪的融解。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德為主宰，竟以波赫(Bosnie-Herzegovine)兩州統治權交於奧大利，使其眼光注於近東，而不再為復仇之念；且欲使其因維持利益起見，不得不堅其聯德之心。一八七九年之德奧同盟，舊夢重溫，明以防俄，暗實制法，威廉第二嗣位以來，此項政策，未嘗變更。當一九〇八年奧國合併波赫兩州時，英俄兩國，以其破壞柏林條約，嚴重抗議；俄帝因斯拉夫種之被分割，且欲用武力干涉；而駐俄德使，則以柏林訓令，走告俄國，聲言德政府願為奧匈後盾。俄國時值日俄戰後，軍實不充，未敢在近東方面，再起兵戎，遂隱忍而罷，奧國敢於合併波赫兩州，當然恃有奧援；而德國甘以武力相助，不僅因三國協商成立後，借此屈辱俄國，示威英法。且欲維持其通土之路，以為向巴爾幹膨脹之地步。

德國在聯奧以外，又交驩土耳其。小亞細亞第一次鐵路權的割讓，適在威廉第二登極之年。翊歲，德皇於赴希臘禮之便，歸謁土皇哈密德(Hamid)；其後又假巡禮耶路撒冷之名，兩國元首，為二次之會謁。於是巴格達(Bagdad)敷設之權，安然獲得，德之勢力，遂可侵入波斯，而使英俄在波斯原有之利益，遭受打擊。德之設謀，可謂周到。然英俄之接近，未始不緣於此。

當奧大利合併波赫兩州時，土耳其因權利直接遭受侵害，曾表示

其非常的不滿。德國於此，一方既欲示恩於奧，一方復思不開罪於土，壘坵之間，運用其兩面兼顧的手段，卒使奧國舍棄若干在土特權及金錢的賠償，而獲得土耳其的承認合併。

至於摩洛哥問題尤為德法爭執中的焦點。當一九〇五年法國與摩洛哥在 Fez 談判摩洛哥改革案時，德國以未曾與聞，提出抗議。威廉第二且親赴摩洛哥為一種政治的示威運動。摩洛哥王以德皇表示承認摩洛哥的獨立，遂正式拒絕法方要求而主張召集國際會議，以解決摩洛哥在世界中的地位。此舉雖足以動搖法蘭西在摩洛哥的特殊地位，而使德人得以插身干與，然因不勝德國的高壓手段，不得不暫時屈服。遂有一九〇六年 Algeiras 會議。與議者除德法外，尚有英俄意奧比西瑞典荷蘭葡萄牙及美國，摩洛哥亦出席。會議的結果，雖然公認摩洛哥問題是為各國共同關係的事，而法蘭西在實際握有特權，亦為各國所維持。在會議中，除奧國外，幾乎一致祖法，連三國同盟中的意大利，亦抱着中立態度。所以德國外交，實際是失敗的。直至一九一一年，摩洛哥發生叛變，法國派遣兵鎮攝，乘機逼其承認為法之保護國。德又藉口德商安全問題，派軍艦至 Agadir，意欲以兵力劫持法國。然而英國方面表示始終相助，勸令法國堅忍；一面明示德國，在必要時願以兵力維持歐陸的均勢，以對付德國的獨霸計畫。德國鑒於英法的結合堅固，法國人民決心抵抗於傷及國家榮譽的要求；而且，國內金融恐慌，財政家亦反對戰爭，於是在法德談判時，德國態度軟化。一九一一年摩洛哥問

題的協定，德國承認法國在摩洛哥爲軍事的佔領，和爲摩洛哥政府主持外交關係的權利，而德國所獲得的，僅爲法國割讓法領 Congo 一區部分的區域。德國此次的強出頭，實在是失敗的。無怪全德輿論，表示失而攻擊外交當局的無能。

四 從凡爾賽和約到羅加拿協定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歐洲大戰，並不是德國霸權達於最高度，而爲統一全球的戰爭，實是德國的感覺到德國在歐陸的地位，漸漸有被威脅的痛苦，而不得不出於一戰，以激勵全國民氣，爲另闢出路的一種掙扎。然而歐戰的結果，窮兵黷武的德意志畢竟敗北了。法國便乘着這個機會，報仇雪恥，重握歐陸舞臺的牛耳。所以歐戰是德法競霸中的一個絕大鴻溝。

在凡爾賽會議時候，法代表，挾戰勝者的資格，頗有逾分的企圖。幾經各方的磋商，於是德國的領土，爲法比波蘭等國瓜分若干處，德國的殖民地，同樣的轉隸屬於協約各國；而創造一新的名詞爲委任管理，和約中並規定德國須在短期中賠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至於賠款總額，留待將來賠償委員會估定；而於德國兵力的剷除，更屬限制甚嚴，只准德國保有一〇〇〇〇〇〇人的軍隊；將來的海軍，亦只保有戰艦六艘，巡洋艦六艘，並不得再有海底潛艇，全國警察，須裁至和一九一三年的警察總數相等的數。

法國猶以爲不足保障安全，更主張以萊因河爲法國東方境界，而由聯軍永久佔領。此項主張，因英美反對，而變爲十五年的「暫占區域」。法國又主張併薩爾（Sarre）但經威爾遜以退會返國力爭，始拋棄原來主張，而劃歸國聯特設的委員會治理，留待十五年後，由人民總投票以決定此七〇〇方哩面積，屬於法國，或屬於德國，抑仍由國聯治理。總之，此項和約，已將德國在歐洲的勢力基礎，根本推翻，而且想盡方法，使他永遠不能恢復。和約所創造永久和平及國際合作的國際聯合會，亦把德國摒諸門外，在法國方面，固然躊躇滿志了，然在英美等國家已深感法國的氣餒太甚，要求太奢，而已種下裁抑法國以維均勢的計畫。

法國在和會中，既覺悟到英美的不可憑藉，而又畏懼德國的捲土重來，於是不得不別求與國，以孤立德意志而自求其安全。一九二一年九月的法比軍事協約內容，是在訂約國任何一方，如被他國侵犯，其另一訂約國應出兵援助。這當然是法比兩國共同對德的一個同盟條約。

法國對付中歐的計畫，便是在東歐方面，找求同盟。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以後，俾斯麥曾在地圖中指示他三個仇敵（即法奧俄）以爲可能的結合起來，把德國圍攻。鐵相爲打破此項危險起見，便有三國同盟的企圖。然而法蘭西仍舊本着向來的政策，與俄羅斯深深地聯絡，而卒造成夾擊德意志的戰史。戰後的蘇聯，雖屬主義不同，未能重溫舊好，然復興的波蘭，亦正愁着德國來侵，遂因同仇的關係，一九二一年一月，

便成立一個軍事協約。藉以維護兩國領土和正當利益的安全。

一九二四年一月，法提又在巴黎訂立同盟條約，目的在於防阻德奧的侵犯。其時法軍正在進兵佔據魯爾（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法比實行佔據魯爾，直至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六日，始開始撤退），因此頗有疑為捷克在法人指揮之下，有意侵犯德國。其實捷克係屬新興國家，不能不托庇於強國。法國既與德奧交惡，當是可以托庇的國家；而法國借此以示其勢力之雄厚，故亦樂於周旋。

此種結盟政策，無非對抗德國，以為安全保障。然而法國戰後的態度，却遭受英國的嫉視；英國戰前的助法抗德，原為維持歐洲的均勢。德國戰敗後，法國又思獨霸，這豈為英國所願意。在和會中，已表現出回復「榮譽的孤立」政策，而不復與法國步驟一致；一九二一年華府會議，法代表要求（一）主力艦替換噸位，應定為三十五萬噸，（二）自一九二五年起法國得自由造主力艦十艘，每艘三萬五千噸二項，英代表以此項要求妨礙其海軍政策，便極力抗爭。結果則英美日意法五強主力艦決定為五、五、三、一、七、五、一、七、五。法意兩國且得着自一九二七年起動工造艦的限制。法國的原來計畫，差不多完全推翻。敦每日新聞對於此事，曾說：「法國關於海陸軍的要求，不過欲以武力主宰歐洲政治的一種昏曠政策，英國的不滿於法國，已情見乎詞。在魯爾占據以後，英國於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一日，更老實不客氣，照會法比，謂此項占領，並未載明於凡爾賽和約之內。法國如不獲得英國援助，而僅同比捷波等國

家結合，是徒然為各小國負起守土之責，決不能保障自國的安全。在一九二三年五月間，法國便藉英國建議的賠款委員會而想再趨協調。

德國方面本有東向西向兩人政策。東向政策是主聯絡蘇俄以推翻和約。西向政策是主與英法協調，并為有條件的加入國聯。代表西向政策的斯德萊斯曼（Stressemann）自一九二三年八月被任外長以後，便與英國張伯倫，法國白里安共同進行此項計畫。而卒成立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的羅加拿協定（Locarno）。羅加拿協定中最重要之精神，是在保障歐洲現有狀況而阻各國間的敵對行為。萊因河左岸法比兩國，不得再有野心計畫；而德國對於阿爾薩斯及勞倫兩省亦不再存奪回的野心。而且德攻法比，則英意助法比，法比攻德，到英意助德。德與法比的邊疆，遂各獲得國際間的保障。但是東方疆界，即波捷與德國間，在德波和德捷所結公約中，英意的保障一層，未曾提及。法國却和他們訂立一種類似軍事同盟性質的條約。聲明如果德國對波蘭或對捷克違犯義務，或德國對法國違犯義務，而且繼以無端的武力侵犯，則法波捷克本國聯第十六條，互相援助。

羅加拿條約，在德法雙方根本上實在都不滿意。距離會議閉幕後的四日，德國的參戰軍人便在遊行時高呼：「戰勝者，吾們將進攻法蘭西！」斯德萊斯曼大受國民的非難，他便聲明：「吾們的目的，是在保護德國和萊因河。現在拋棄戰爭，因為不能作戰。」法國方面的學者，亦謂英法聯合，在表面還是存在；自羅加拿條約後，英意對於法德間，便處於

較高聯盟國的第三者地位。并且，德國以後便深信戰時的戰勝者與戰敗者的區別，不再存在；而將廢棄凡爾賽和約的規定，爭求一切的平等。但是各當事國畢竟將此項條約批准，而如白里安所說：「他們和德國業已另開一個新紀元。」

從此以後，德國便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踏進國際聯合會而且占住行政院永久理事一席，德法的衝突，便暫時緩和了。

法德既暫攜手則一切問題，較易解決。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非波公約在巴黎簽字時，德外長斯德萊斯曼亦躬臨法京，使德法邦交，更進一步。一九二九年海牙會議又把楊格賠償計畫通過，而萊茵撤兵協定，更是顯出法德間的仇恨，漸次消滅。

五 安全與軍備平等的僵持

時局的轉變，正是出人意料以外。法國的對德外交，步步放鬆，而德對法的外交，却漸漸緊張起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Hitler）握權以後，利用國民對於現狀不滿的心理，高呼廢除凡爾賽和約。三月十日希特勒的挺進隊，竟將史太堡（Strasbourg）對岸的蓋爾（Kehl）營房及斯貝亞（Speyer）等城市佔據，此等區域為凡爾賽和約所規定解除兵備區域，所有軍隊演習及駐紮等，一概禁止，因此引起法政府的正式抗議。嗣因希特勒認為此係德國內政問題，而英意亦不與法一致行動，故二國關係，雖一時緊張，尙未擴大。

德國陸軍數目，受有凡爾賽和約限制，已如上述。然此豈德人所甘心者。自去年二月二日軍縮會議正式會議後，德國於七月一日，提出平等的要求。八月三十一日並正式通知各國，開始交涉。德國旋因英法的一致反對，又於九月十五日提出不參加會議的通知。蓋此時德國內閣，係根據極右派勢力組成的巴本內閣，抱有「德意志第一主義」而向法國挑戰。各國明知德國力量，已非十年前可比，幾經磋商，英美德法意在日內瓦舉行五強會議；於十二月十一日聯合宣言：「軍縮大會對於德國及其他已由條約限制軍備的國家，在適合於全體國家安全的制度內，應給予平等權利。至軍備平等權利，實施細則，仍有待於軍縮大會討論。」此五強協定，在原則上已以軍備平等權利，畀予德國，以滿足其要求，而使其重返軍縮會議。然軍備平等，仍須以安全問題為前提，是法國主張，始終不肯拋去。德國所獲得者，僅為文字上的平等，在大會討論實施細則時，英法等國不難藉口於「安全」，而堅持其對德強硬之態度。是此項問題的前途，荆棘重重，固為世人所能預見。

希特勒素以日耳曼民族與其他民族一律平等為黨綱者，對於口惠，甯甘默爾。果焉於十月初旬，發出牒文，主張按照列強所接受權利平等原則，軍備雄厚的國家，均加縮減，俾與德國軍備目前狀況相接近，否則當許德國置有國防必需的武器。德代表那杜尼於起程赴日內瓦之日，發表文告，明言「凡不顧平等根本原則之任何公約，德國決不簽字。德國不欲增加其軍備。惟欲改組其國防軍，德國並不要求五年後軍械與

93786 法國均等，惟要求其他國家繼續軍縮。是其所言亦非絕無理由。但法方表示，則在能深信德意志完全和平以前，不願輕允此種平等權，並裁減自國軍備，加以挾英美為後盾，嚴拒德國要求。希特勒遂下決心，於十月十四日退出國聯並軍縮會議。其個人宣言與通告國民書中，均以各國不以真正的道德的與實際的平等，給予德國，為莫大侮辱。故不能以未有權利的二等國家資格，再參加談判。並謂朝野一致，決定退出軍縮會議及國聯，直至德國獲有此種真正平等而後已。希特勒的不甘雌伏，固在意計中。惟德方表示，此屆德國行動立場，不在黷武好戰，而在愛好和平，不在反對軍縮，而在要求平等。則其驚人舉動，完全為爭得德國榮譽，而有異於以強橫國家的蠻幹一切；況柏林羅馬間，使節絡繹不絕，邦交敦篤，勝於戰前。德國態度表明後，意仍靜觀，則兩國已有相當的默契。德在國際間，亦未必遽趨孤立的絕路。德為法國世仇，意亦有崛起與法關西爭雄歐陸之意，（可參閱外交評論二卷七期拙著戰後意大利外交政策一文）兩國如果攜手，而同以修改和約為言，則法蘭西全國，固不得高枕而臥。歐陸前途，又有重行陷入戰爭的危險。霸權誰屬，正難逆料。

六 吾人的感想

三十年來歐陸霸權的角逐，與吾本屬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但吾人於敘述之餘，自有其感想。第一，霸權的獲得，既恃乎力，則欲護持其牛耳

地位，更不得不擴張其軍備。自國之力不足，則更思聯結異國。然濫用其力，不僅足以引起競霸國家的反感；其他國家，亦將團結一致，共為對抗。恃力者終且絀於力而敗北。戰前的德意志，海陸軍力，橫厲無前，國際大事，輒置身干涉，儼然霸主之尊。然英俄各國，忱於自身利害，與法聯合，以為犄角之勢。德於戰時，又復視公法若廢紙，任意破壞，使歐陸以外國家，亦相率而對德宣戰，卒至內召革命，外受屈辱。戰後之法，一切舉措，咄咄逼人，在政治上經濟上，無不竭盡其力，壓迫舊敵。而原來與國，便處處作梗，甚至轉祖德而抑法。故凡恃力毀法，而壓迫他國的橫暴者，易失友邦同情心，終必蹈威廉第二之覆轍。此為吾人寫敘本文感想之一。

第二戰敗國家，無須垂頭喪氣，而當自闢其生命之路。一八七一年以後的法國，割地償金，可謂受盡城下盟的恥辱。凡爾賽和約所以束縛德國者，亦不可謂不烈。然而法德兩國，在此萬分嚴重時期，全國上下，開誠布公，對於敵方苛酷條件，雖喪權辱國，亦幾儘量忍受。一面警惕自勵，修明內政；一面日討軍實，交驩異國，徐待國際情勢變遷，再為報仇雪恥的壯圖。法蘭西於此次大戰，已煎雪五十年中低首小心的冤氣，而恢復其路易十四及拿破崙時代的國威。即十餘年來的德國，困心橫慮，亦已使萊茵對岸的夙仇，不敢再以戰敗國對待，而反時懷着本國的安全。假使希特勒善為運用其外交方針，恢復日耳曼已往的榮譽，亦非難事。吾儕弱者，所當借鏡，用自奮勉。此又為吾人寫敘本文感想之一。